

沈

氏

日

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元年夏

詩人文人不必身遭其厄卽詩文亦有厄著
述滿笥子孫輕其家丘同于敗紙一厄也他人
蒐存稿殺青雜以僞撰削其直筆二厄也好利
之裔視遺書若奇貨索人朱提妄意去取三厄
也借文集爲募具抽豐達人猶酒肉僧昇菩薩

沈氏日旦

卷二

一 初集

像化緣。死後蒙耻。四厄也。鑒此四厄當于生前
刪定流傳以俟知己可耳。子孫又將携刻春秋風矣。

金陵所用錢皆開元也。薄小而賤。豈真古開元
所鑄乎。當事者驟禁之。每至激變。夫官錢之不
行。罪豈獨在百姓哉。予遠說中已窮其源矣。

從古人主只忌才。不忌財。故石崇與王愷鬪富。
擊碎帝所賜珊瑚樹。又使家僮悉衣火浣布。以
誇帝。而晉武帝皆能容之。且以秦皇帝之暴。爲

巴寡婦築懷清臺。又令倚頰得朝見。比于封君。以漢武帝之雄。愛阜王孫綠熊皮。但令進二十。不盡取其百。雙以唐玄宗之侈。能含王元寶之肆。元寶對上請以南山一樹。挂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而上無愠色。凡此皆不忌財之徵也。漢武嘆想于文園。唐玄折心于供奉。寧惟不忌才。更延攬矣。他主能如是乎。出賈誼于長沙。則前席祇虛慕耳。懷奇殞命。獨韓非薛道衡。

乎哉。

尚皆起
何論
以立
直道具

夏太康荒于田爲羿所逐不得返國殷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不得返國隋煬駕幸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弑不得返國蓋帝星上應天象離其位者必凶。否則好遊亦無大失德處而狼狽至此此三辟覆轍皆堯以後事也堯戒舜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堯何所見之早其不傳丹朱以免于逐且弑也愛天下亦所以愛胤

子也

人情好盡爲累聞人煉藥未知所煉何藥卽云
要用桑薪要隔湯滾爲妙人人園林未曾遍覽
卽云尚少某卉尚缺某石見人著書猶未開卷
卽云曾有續集否千喙一轍耳不勝洗予所以
與世日遠也

問有續集以誤語耳遂与古意不包律字

予之刻論專以待不恕之人而疑者反嫌予刻
猶如西市殺人觀者不閱爰書不悉罪狀反謂

刑官殘忍耳

張文忠初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而文忠上章固辭。謂前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少保。蓋此時諱言建儲。文忠借此作諷。因事納忠。大臣之妙用也。而誌反不載。說者以爲文忠辭卑就尊。誌特諱之。所見鄙矣。太子太保視少保相去幾何。而銜銖較量。事君者不從大體處權衡。論人者不從大端處擬議。皆惑也。况文忠首揆。

非仕貧者。安得以抱擊之。細節律乎。前輩高朗處爲後輩所泯滅。坡老有云。一塊好猪肉。却被世人生吃了。死了喫亦沒奈何

本朝墓銘墓表行狀傳記等多不核。有子孫誇大其先人而溢言之。以罔摛辭者。有祖父盜名預作誑語示後。以爲他日乞言地者。有彼此道聽塗說風影無據者。有訛以趙甲事情加諸錢乙者。有無可稱說而諛墓之人特神其說以銷

受陳壽之米者王元美先生歷剖其誣恐後世
誤認爲真耳然此等文字斷斷不傳雖不置喙
亦可

訓蒙之師其門人有登第者必引以爲己功此
念入土不化竟不知成佛作祖之僧初出家時
亦自有披剃師也

水至潺也而水可以割舟金至堅也而純可以
繞指剛柔倚伏卽溫泉涼焰之義歟

虎口石人

三卷

世廣出起

見諸公正

情多科本

世廣出起

身修在貞

三天

熹宗末年逆璫魏忠賢假旨緹騎紛出逮大臣于獄極刑斃之不可勝數姑蘇顏佩常齊民也校尉至境所逮者銓部周順昌係廉官顏不勝憤乘萬衆聚觀椎殺之周竟被逮死錦衣衛獄顏挺身抗言斬于市自後緹騎不敢輕出但委撫按昇進免沿途毒害之苦其有德于海內諸臣甚鉅而追卹未必及也特紀之以追配古要離之風與顏同事被害者有周景文

萬曆壬午武林民變顛末詳弋說中其時撫臺
發兵擒斬醒醉相半非露頂卽側帽惟戴巾人
得幸免至今武林風俗人人愛戴巾怖心所結
相沿成習自壬午昉也

序齒錄以教讓也而多隱年則訂盟之始已相
欺矣自茲以往何事不欺最可恨者北關習氣
房頭與長班合謀以欺同門之友座師未受其
一而門生已耗其九子戲言嘲之暴斂未加于

百姓橫征先及于同年丁卯南畿榜首沈君欽
分各止貳星此張希仲對子言者紀以志美使
後之清脩者有芳躅可襲

紂去舜千有餘載舜以玳瑁爲梳無非之者紂
以象齒爲箸何所不可而箕子唏也若圍棋不
作自堯蹴鞠不作自黃帝樗蒲不作自老子笙
簫不作自女媧網不作自伏羲刺譏且百出矣
紂作粉見博物志此亦趣人惜其克惡耳下此

而曹植之雙陸、又名長行局、名握槊、漢武帝之藏鈎、蒙恬之箏、雖戲具、然皆獨創者、古人心思智巧、迥出今人之上、今人依樣畫葫蘆、猶慚其不古若也、噫、

孝武本紀全篇皆方士神僊封禪等事、其微賢良、開道通夷、用兵絕域、諸務悉不載、非實錄也、或李陵降匈奴而遷下、齋室有難、于措詞者、特畧之歟、說者謂景武、本紀俱褚少孫所補、恐

未必然

史遷叙李陵不與五堅三核

聖祖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此國初時人情也至于今武臣亦愛錢總戎以下無不賄升者太史公傳李將軍惜其數奇侈其家聲而未稱李廣孫李禹爲太子所寵幸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可知李氏先世不惟勇且廉也與報任安書臨財廉取予義士卒同甘苦數語默相照應抑禹正所以揚陵也讀史

者于此三字急須着眼

平津侯弘賢相也其得體要處在諫止通西南夷築朔方郡雖其間不無遷就而所全實多汲黯慙直人也見其委宛遂以曲學阿世加之然武帝獨智自賢。須以巽入。弘與黯相反而實相成畢竟黯不能容出守淮陽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乞骸不許反褒美焉弘孝。後母。縱布被果詐亦脩名之士爲相時所默調陰救處弘不自言

人亦不知說者毋徂太史公貶詞而猥鄙之也
殺主父偃偃原恣橫、偃齊王自殺、傷人主、親親
之誼、力主置朔方郡以開造、與弘異議、偃實
自速戾焉、罪不在弘、其徒董仲舒于膠西董廼
迂儒、祇堪作藩傳耳、未必弘妬之而脩郤也、
新安有一悍妬妾死、變雌雞、其夫感異夢而買
歸家、其嫡妻憑欄觀之、見彼恃強逐他雞、不容
喙、叱曰、賤娼汝已墮畜生類、猶如是橫耶、雞聞

語立刻觸階死、此徽友唐星槎言也、武林有一
啞喉漢不能言、却能謳歌、忽一日、高聲大唱、羊
房火起、唱之不止、衆奔至、羊房已成燼矣、他屋
賴以救焚、此杭紳趙鎮菴言也、二事恐未必謊
靜中念及、紀之以資鼓掌

藝苑卮言、歷舉古今貴而壽者、自商周至我明
凡五十六人、却遺趙充、馮導、韋素不載、夫三
人昭然耳目者、尚遺之、則其他漏遺者多矣、惜

予腹空不能殫其姓名爲恨卮言中罵武元衡
覺未妥武爲藩鎮所嫉凶死不能優遊待盡何
名爲壽

婚喪慶吊之儀有費少而反適觀者有費多而
仍苟簡者不在有侵牟無侵牟有樽節無樽節
間論也善用之則一以當二不善用之則百不
及十譬置薪于竈竈大小同薪燥濕堅脆輕重
同而計其所燎相去倍蓰乃知一切豐儉胥以

智運也

昔予計偕長安爲卜夜飲與蕭山黃大年作藏
 鈎戲勝負未判閩中方伯書挑鬪氣甚雄予應
 之曰先破黃巢後征方臘座中以爲雅謔二友
 俱成進士相繼物故久矣思之惘然

匈奴列傳遡其先爲髮后氏苗裔括地譜云桀
 放走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
 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呼爲匈奴然則冒瑱與

子心房社

貽世之反

世誰云亦全

之生庚

野史稱云甲

世出自稱信

後在去時謂

世高與

按原在唐

一、事、種

二、生、種、下、

三、生、種、下、

四、生、種、下、

五、生、種、下、

六、生、種、下、

七、生、種、下、

八、生、種、下、

九、生、種、下、

十、生、種、下、

十一、生、種、下、

十二、生、種、下、

十三、生、種、下、

十四、生、種、下、

禹蓋淵源一脈哉。天何分華夷也。杞之用夷但

悖禹不悖桀萬世而下受北虜大患皆成湯遺

澤焉假令紂而不死亦遭放流種類滋蔓中原

君民其無噍類矣乎

品題百菓以荔支爲第一楊梅蘋婆遠不逮也

予意將荔釀酒定勝葡萄惜閩粵炎熱恐作酸

耳好事者當于岩洞幽冷處試之龍眼不幸與

荔同域錫以奴名或亦其自取不然膜厚而核

細雖濃郁遜荔而恬雅超之矣

魯哀公欲西蓋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雖不爭而聽孔子馬爲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圍抽說而得說者以爲寓言非也予宗有一物正如是蓋愚與愚相投氣味懸合曰哀曰野名不虛矣

王元美戲爲文章九命傷才士數奇也一貧困二嫌忌三玷缺四偃蹇五流竄六刑辱七夭折

八無終九無後皆歷指其人而中有未當處或才不逮于作者或自貽伊戚非冒濫才士卽冒濫數奇耳元美後瘡瘍半載殷都秀才過而戲之謂宜加十命蓋惡疾也因復枚舉其人誣之予謂十命當分天刑人禍兩則綺語誣誑者遭陰殛之報天刑之憤世怨懟者羅陽網之報人禍之然平坦之賜必無警句光塵之品寧有奇文卽欲抑其才以自韜而不能此數奇之由也

若曰享名太過銷折其福依然忌者之口也更
有說焉文人于妙不必更作他業卽此已爲世
所深恨猶入宮之女豈嘗詈諸嬪嬙而反唇側
目者趾相接也

吳邁遠嘗語人吾詩可爲汝詩父此文人吟誇
習氣也但父子不同倘如鯨之于禹厲之于宣
乎作未必定勝述也惜聽者不以此相戲耳昔
李于鱗秉憲關中許中丞宗魯問當今何人能

宗子以方

自子問州

字觀蓋

字觀蓋

字觀蓋

字觀蓋

夫

詩李首推王元美次推宗子相許但索宗詩觀
而不及王蓋此時子相見爲考功郎故也于鱗
勃然曰夜來火燒却許慚面赤夫對于鱗而問
詩人猶旣見王猛而云豪傑不至也已可異矣
末段光景尤醜世俗中作此態者十人而九予
數奇每遇此輩不得不含之也

比部郎初到任例當入獄宿一月謂之提牢予
嘗戲刑曹諸公暫作地藏王菩薩三句蓋諷之

也園扉死因必誅不以聽者固多爲國行法不
得不誅而情可矜疑者亦不少也今人但知防
範圍知憐恤能于此發菩提心則法星卽福星
矣

人有敗名喪節爲清議所不齒者尤宜憐恤祇
因相與狹斜一念之差悔莫追耳本來耻辱心
原在也予爲孝廉時郡邑公舉公會亦隨衆一
出有一夫子然獨坐獨立獨行同袍中羞與爲

伍若將俛焉予就彼聊通寒濕亦厚道也而我
之聲價自在後賢當深味之

古人讀書不窺園者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董仲舒但三年已耳此皆腐儒學究但專記誦
絕少心靈者也園尚不窺豈樂山水若以尼父
語按之卽謂不仁不智亦可

宋試科目在八月中旬其改至九月者因蘇子
由患病而韓魏公居相奏緩其期者也後遂定

爲例古之宰輔愛惜人才如是子瞻登第後英宗卽欲大用之魏公以爲太驟必老其才而爲衆所信服乃可大用不然反累之也其愛人以德又如是魏公才品足以驅駕二蘇故培植長養咸有節候不若絳灌之于賈生如妬花風雨但摧折之而已絳灌才品遠出誼下實見得誼少年輕薄不可使遽得志非盡出于忌也

顧比部携榼小園見石隙中所吐草花指示予

現成詩

曰此妙藥也。名曰小蘄。治小便赤白濁。神效。向
患此恙四十日莫瘳。遇喬醫生用此配合他藥
一劑而愈。識之以示後人。顧又自述其楹聯一
對。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化陳爲新語。頗佳
併識之。

辛比部滇人也。小心謹言。一日與刑曹國博十
餘衆聚飲。予亦在坐。諸公語及男色事。辛曰。吾
鄉絕無此。此非人所爲。衆大笑曰。我輩其入于

非人哉辛而赤跼踖久之甚矣謹言之難也
世間難事有七一曰覓葬地二曰擇良師三日
尋館穀四曰貸朱提五曰書室奚童六曰作婦
人傳誌狀壽祭文七曰訂期遊賞或問師旣難
擇館應易尋子言不刺謬乎予云幾見良師而
無館穀者乎或問訂期遊賞何故難之予云地
位尚志趣不同以貴招賤以富招貧則匪人乘
機濫矣一切朋交不拘寒煥咸以同調爲主談

何容易

豹文金錢虎文橫斜大不侔也。予廣其旨。有錢之惡人曰豹。無錢之惡人曰虎。富欺貧。豹食虎。情態相似。

桑穀之樹。人布種則不生。烏啣其子墮地則生。豈氣相感耶。秋海棠手擲其子則不生。以筋舉之則生。卉木之厭離斯人也如是。

老者壯者少者數十人聚于一堂。則鬲分爲三。

各從其類此有我相卽豪傑不免又有少年人似髦老成人似童者兩情仍自冰炭

項羽不稱帝而自號西楚霸王似草寇氣質且西之一字已絕無混一之意何必嘆天亡哉其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其密邇宿遷富貴故鄉之鄙見耳顧不使沛公居關中而蜀漢處之則四塞之險百二之雄羽明知其爲要害地也說者謂羽未踐天子位况身首異處當降爲世家

則上之不知
六君子不知
何人日也云
云云云云云

不當廁本紀儒生成敗論事多主此說獨不思
二世呂后視羽且何如哉昏辟潘允置本紀則
不倫而夷于世家又無此體羽事雖不成不失
爲豪傑也廁之本紀固宜

古人塚不一其處有爲人所慕而壘土以寄思
者有姓名同而後人傳疑者故子路墓一在清
豐一在長垣一在開州扶蘇墓一在慶陽寧州
一在延安綏德關雲長墓一在當陽一在成都

萬里橋上古逾邈女媧伯夷陵原亦不以一二
盡也

淵明五子雖俱不好學然豈遂不好遊不好弄
耶。令彭澤纔八旬而三徑就荒情可想矣。松菊
不刈以爲薪猶有存者。蓋桑梓之誼未絕也。廼
陶公餅粟無餘飲酒未足安所得貲爲卜築費
哉。所云日涉成趣祇自嘲非自快也。

羊欣書法摹魏夫人梁武帝誚爲婢學夫人舉

佛堂卷四
三十一

美自口王

自保也

相

三十一

三十一

止羞澁。予謂人苦不自知。梁武之信沙門。亦頭陀學佛。假意慈悲也。又云。學欣書者。爲重臺。古人稱輿臺之賤。以士臣皂。皂臣輿。輿臣臺。臺。廼執役之最賤者。故呼婢之。婢。爲重臺。而詩紀靈臺。史紀栢臺。鳳臺。鸞臺。又爲尊稱矣。

晉溫太真擊錢鳳墜憤。訴不行于王敦。漢袁盎斥趙同下車。譖不行于文帝。古人術數相類。未必相師也。

姪智有勝叔者袁盎之兄子種是也廷辱趙同種之謀也徙爲吳相不効治王但說以毋反幸得自脫亦種之謀也然能聽用其謀則盎豈癡叔耶盎從史盜盎侍兒卽以賜之後從史爲校尉司馬卒賴其力以免于吳微從史則盎爲刀下鬼矣從史報恩之厚盎知人之明兩足多焉侍兒亦非常婢也從史會不可不訓侍兒事亦袁種之謀乎智者樂于處後子房行少傳事而叔孫通爲太

傳陳平以右丞相讓周勃皆處後也豈真自揣其不若哉防其傾軋而以讓消之且事權不專則責任輕而罪戾亦輕也

陳平畫美人圖以懼閼氏而白登圍解此策張儀早行之矣令靳尚駕此說以給幸姬鄭袖因得自脫于楚未必陳之效張抑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閼氏與鄭袖其情相等而單于與楚懷王慣聽婦人言亦不約而同也

說客能自揣者惟陸賈耳折懸結箕倨之尉佗而令其蹶然起坐奉約稱臣此猶不難孝惠時諸呂用事劉氏將殆賈度不能口舌爭病免家居何其善韜也將相交驩之策曲逆非不知而燕居深念者未知太尉心事何如耳得賈言迎刃而解此旁觀勝當局非平智出賈下也

張釋之止嗇夫之拜此說非是禽獸簿乃上林尉職掌此而不知則溺職甚矣何以尉爲非宰

相不問錢穀者比也、文帝言其無賴最是、嗇夫承帝問而代對甚悉、一以寬尉罪、一以解帝怒也、何云喋喋利口乎、假令是時無嗇夫代對、則尉且得罪黜矣、卽拜爲上林令、亦鼓舞之術、而兩釋之、固止、此必與尉有舊、而巧詞以爲之地、釋之、非利口而何、古帝王有天資、勝臣下、而反過聽臣下者、此類是也、然人主小心慎密、亦是美事、

沈氏日旦

卷二

十九 初集

釋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何鯁直也。及景帝卽位而懼其脩怨。用王生計。謝過苟免。又何靡也。嗟乎。景帝殺父。癰之。鄧通而貸。劾已之。張釋之苛恕。兩截何也。通寵臣殺之。可以收名。釋之名臣貸之。亦可以取名也。景帝刻深之主。特以名心爲累。于張則逆用其情。于鄧則順適其忿。竟不知桑梓敬共。亦可以得名也。改父之臣所損多矣。

是以龍陽力崇敬。桑梓情何殷耶。

杭州諺好男不吃分時飯好女不着嫁時衣言其能自開拓也然此皆過求語自我看來能吃得分時飯便爲守成之男能着得嫁時衣便爲安分之女。

漢功臣惟黥布真反史但云滅不云族韓信激之使反反形未成彭越則絕無反狀夷族不已甚乎漢祚四百載享國長久天道殊不可曉豈錄其誅暴之功畧其行事之毒耶雖然新莽篡

位漢祚斬矣此後一脉則光武仁厚所延也
韓信微時坐法當斬賴滕公救得赦史不詳其
酬報之事何也信報漂母小惠忘滕公大德忽
蕭何知己之恩斬楚亡將鍾離昧以媚漢帝負
故人之義挑激陳豨反以陷之種種皆薄腸也
張倉于王陵猶韓信之于滕公也倉位至丞相
古人舉動個儻片言而死囚立赦言者聽者俱
有俠氣若今人則以爲非常之原也曰法不行

也豪傑喪斧鑕者多矣

宦途贈蹬吾有說以相解借一命之榮作萬姓
之福一樂也。冤親累害吾有說以相寬借今世
之財了前生之債二樂也。多口讒謗吾有說以
相慰借他人之誣誑代自己之懺悔三樂也。墮
身地獄觀想天堂。遭時不如意者不可無此心
境

箕子次五福一壽二富三康寧四攸好德五考

終令命皆順人情所喜悅也。次六極一凶短折
二疾三憂四貧五惡六弱皆順人情所憎棄也。
若宋人必且以饒好德居五福之首以惡弱冠
六極之先矣。

晉文公初娶狄女，再娶齊女，三娶秦女。反國後
但迎秦女爲夫人。夫狄猶小國也，齊秦並大國
而齊女又文公所素愛者，向時戈逐咎犯者何
心，齊女殺蚕妾而醉遣之，此情此謚，何忍背之。

真堪入江淹恨賦哉白頭吟不足嘆矣要之齊
與秦並宗人女非桓公繆公之親女及妹也但
此時桓公已薨繆公見在又爲之誅亂臣呂卻
又送三千人衛之以備難故耳仲尼謂晉文公
請而不正予卽其受餐返璧與愛戀齊女二事
衛之則晉文公色而不貨然竟以秦女爲夫人
又勢而不色也

或問文公若迎齊女將孰肯僞爲妾乎予曰文

公又不要進鄉賢祠。只如傳奇中趙牛兩夫人敵體亦可也。只因欲霸諸侯。恐失驩于秦。遂以並后匹嫡爲嫌耳。曷若併狄女迎歸。鼎足而居。不大快乎。真正英雄。決不肯做薄德事。惟僞道學乃忍爲之。不知觀過知仁。原不礙兩廡間生猪肉一塊也。

昔人以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爲建德之國。又以貪把書卷爲寶歷日子。則夫名利之場。迺損德

之藪而目不識丁者。虛度浮生真可惜也。
人情趨異。故傀儡踰尺。方相踰丈。皆非常形也。
人情貴似。漢壘石者。渾融若天成。假似真也。闢
洞者。玲瓏若人巧。真似假也。短不傀儡。長不方
相。行者過之而不顧。假山不似真。真山不似假。
遊者遇之而不驚矣。惟智人善用異。善用似。而
我以真常涉世。不愚乎哉。

諍臣諍友。不宜惹人之厭。當九用其隨。而一用

其拂一者鴻鉅之誅九者纖微之圖也事事糾
繩。如無疾人輕易服藥。一旦疾篤。仍以常藥投
之。豈能奏効。

吳俗有四。貝之諺。一曰令貝。一曰者貝。一曰分
貝。一曰戎貝。謂貪則必賂。賂則必貪。貧則必至
于爲賊而後已也。予廣之爲五。乃有貝也。近時
賊多通賄于捕官。官得賄而反仇被盜之家。反
怒擒盜之役。亦世道大可憂事也。

世廟改文宣王爲至聖先師易像爲主卽起孔子于九原亦必心肯真英王作用哉一時腐儒迂儒各有異議祇因胸中竅脉蔽塞渾是八股時文填滿乃出此倍上之言耳試申其說蓋孔子原以德重不以爵重者也卽欲以爵尊之王之上有帝帝之上有皇而僅限于王則卑之也極矣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尼病間遂以行詐欺天罪之生不敢當侯禮而歿顧敢膺王號乎是

儒紳士大夫之識。反出黔婁妻下也。况王號創
自唐玄宗。安知非揚國忠等所更定乎。何足爲
法。大抵凡庸原無特見。假令舊稱先師而新改
爲玉。則又羣起喋喋爭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像與俑奚別哉。是欲孔子無後也。像乃
二氏之教。非儒教也。黜二氏爲異端。而偏用其
像。甚矣時文之塞竅也。

飛。兔。日。行。三。萬。里。則。自。燕。至。滇。可。朝。夕。往。返。乎。

此不經之譚也。古人馬色尚黃，故黃帝馬有飛黃、騰黃、乘黃、吉黃、翠黃、紫黃之別。毛詩動必曰四黃，蓋有所本也。周穆王傳八駿名目，井井而王子年拾遺記悉與之異。說者以爲未見本傳故也。予謂本傳亦未必確，安知非好事者所附會。秦始皇有七馬，其第六曰銅雀，而魏武帝亦以銅雀名臺，未詳其故。

千里馬必六七成群，方可備人主之用。蓋人主

出入其護從最多單騎飛馳衆駑莫及若將軍
戰馬防其敗奔以疾速爲貴只單騎亦足矣漢
文帝自代還有九馬浮雲赤電絕群逸驃紫燕
綠離龍子鱗駒絕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正嫌其
無用也。酸儒不深思以爲不貴異物可笑也。

萬曆間寧夏叛將李承恩據城負固城破突圍
而逃其所騎白騾乃素愛者承恩被獲此騾哀
鳴不食而死承恩不忠于國騾忠于王豈人果

承恩終

法相言

公得掛印

公法及也

不如物乎惜其異類無識不能苦口諫也可謂
義騾當匹休義馬

陸產之畜形體皆可限量惟豕與鼠有數倍于
常體者豕可重三四百斤太倉鼠尾長一尺蓋
二物屬亥子猶之乎水族也

鼠食已豆久則大如豚

信陵君救趙救魏兩破秦軍名動諸侯雖然才
必試而後見當邯鄲告急時信陵將畧人無知
者卽信陵始願亦不自意其能如是也觀其約

車騎百乘與客同赴秦軍則胸中原屬孟浪此時直請于魏王之前分晉鄙兵半自將以救趙亦可俟請而不得他圖未晚而計不出此吾故料公子不自知不自信也惟侯嬴知其韜畧在晉鄙上教以竊符奇策倘他人則無益于趙有損于魏嬴未必輕以此策獻矣據跡則晉鄙無辜冤死按其實鄙亦固陋無足惜者秦以移兵擊魏嚇王魏王宜其惴惴鄙而社稷臣也不當

以唇齒之勢動乎其時幸而按兵不出出亦無
濟爲平原君者束手待斃別無片箋與晉鄙等
復何殊哉不然陽割地以求和而陰設伏以擊
其情賊是亦一策惜趙君臣膽落而不能也

山林高士其靈心傲骨者出而仕貧如善知識
不能秉枳隨大衆托鉢免不得與酒肉和尚聚
首腥氣逼人歸脫芒屨上禪床卧此際卽是淨
土但恐明日又要托鉢若得脫離此輩獨自求

討火宅亦化城矣

宋儒謂文王演易流為卜筮之書箕子陳範流為災異之說聖經何不幸哉此論迂甚夫聖人不言則已言必期于救世虛譚而無實際者異端曲學借以驚愚俗于日用何裨卜筮決疑乃吉凶悔吝所自出災異悟主乃用人行政所攸關是天道人道合併之精也顧云不幸乎况文王原因姜里之囚而演易箕子原因武王之訪

此在孔子身
在學人所學

而陳範則卜筮災異、蓋要渺處、非粗迹也。宋儒尚口與晉人等。晉之清談不甚惹厭者、猶有陰柔作用在唇舌之外。如淝水破秦等事在焉。宋儒只一箇誠正。兀術來也是誠正。徽欽去也是誠正。曾有以良知二字、戲定逆藩。如我浙王文成者乎。一切事物但歸之于理。至于天、魏魏蕩蕩不可思議。亦曰理而已矣。理何不幸也哉。

孫皓對晉武帝語氣太峻、頗非保身之哲。劉禪

謂此間樂不思蜀也。說者又以爲太蠢。予曰非也。後主固庸愚。然孔明教以學申韓。則亦非塊然無知者。果塊然無知。而以申韓之術進。參朮飲死屍。孔明不若是之愚也。出師二表。豈對木石敷陳哉。能安于愚而不自用。是卽其一隙之明也。不然。武侯爲所掣肘。能自由乎。亡國之後。轉思孔明遺言。而飾爲痴蠢。如啞如聾。苟延殘喘于申韓亦頗有入處。申韓自不亡位

補全
改謄

國朝祝允明翰墨甲當代。摛詞頗非當家如玉盤金餅四字。開口便俗。議論尤錯。錯其污鱗于忠肅公。非本懷也。祇因徐有貞是其外祖故耳。王元美與祝皆吳人。王極口冤于。不左袒有貞。乃其靈處。祝握筆作書。是其本等。而妄議社稷功臣。可謂不安分矣。耳食者毋爲所惑。

鄒陽爲羊勝公孫詭所嫉。從獄中上書。書奏而梁孝王出之。尊爲上客。夫李斯亦從獄中上書。

趙高使人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則羊勝公孫詭不至如趙高之毒梁孝王不至如二世之昏也鄒陽既倖脫不遠引高飛而猶栖栖與枚乘莊忌輩客遊于梁可謂不智幸而孝王早薨人無所庸其嫉不然爲勝詭輩者豈少哉。

野史如草木子雙溪雜記、枝山野記、剪勝野聞、客坐新聞、震澤紀聞、明世學山、都公譚纂、群居解疑、傳信錄之類、多誣誑不足信、王弇州燕語

中力辯其謬。一則耳食不確。一則橫議不公。予生平絕不作野史傳奇小說等書。恐墮口業報也。

世間有一種人懶觀正史。勤看野史。讀秦漢文千遍不熟。誦傳奇曲調過目不忘者。皆邪慧也。岐巧也。又有一種人與顯者一揖之後。面目終身不忘。卽世說新語所云公自令人難記耳。是人亦將曰公自令人難忘。非我之善記也。

世人見吾行卷有引呂東萊博議相譽者甚受其累因思王元美先生被劾語。崑山弋陽之調克斥于後庭。與此正相類可發知我者一笑。

皇明資治通紀與高氏鴻猷錄述 聖祖始生時有紅羅浮水面卽取作襪因以紅羅障名其地說者誕之謂實錄備載瑞徵偏缺此耶必傳聞者誤也由此推之正史亦有不足憑者香孩兒營與紅羅障何異近代猶如是遠之而吞卵

履武等事。上世渺茫之說。寧足據哉。不敢據以爲有安。敢據以爲無。聖人所謂缺疑者。此也。

金陵季冬。桃葉無恙。因題詩其上。以示韓月峯。國博。韓南粵人也。渡頭臘月燥如場。柰葉蒸蒸。不畏霜。莫認長干爲嶺表。舉帷何處是梳櫛。

祖制見任官不許建碑立祠。天啓末年。毒璫生祠。布滿省郡。舉世若狂。今上龍飛。詔毀鬻以克軍餉。公憤大快。其遺黨竊議改爲神廟。予聞

而異之神不歆非類、譬囚服而加諸士大夫之身、榮耶辱耶、况以自殺之罪、闔而神肯依其宮、臨其位、亦不成其爲神矣。

虞姬伏劍于垓下、綠珠墮樓于金谷、太真蒙面于馬嵬、美婦人未有能令終者、非紅顏薄命之說也。霸王沐猴、李倫財虜、玄宗昏辟、不足以庇其所懼、當時幽憂棄置、而不以色升者、玉石並焚于焜火、史不傳矣。西施托身范蠡、蠡全則施

亦全是以君子慎所托也。然西施功存霸越，非其他色荒者比。又不在紅顏中論矣。

張齊賢微時，何至乞食于盜史，載其能啖肥豬十餘斤，亦怪矣哉。凡人命中食神健旺者，體豐厚，縱飲食，又喜謳歌，蓋脾性好音也。

王元美云：自古文章之士，每有仙去者，蓋天地冲美秀特之氣，見予獨多，來有所自，去有所歸，理或然耶。因歷舉古人羽化真解，冥職等異，以

實之予有說焉。初世爲人者。于文章一竅。未能
通曠。凡以文章命世。靈心靈語。出人意表者。其
人原從沙門星宿神祇中來者也。此等人慧足
而福不足。故生前坎壈。歿後復還故物。蓋謫仙
也。其性習絕與人殊。以此。

諺曰。朝內無人莫做官。然吹嗟汲引。未必納賂
則猶古道也。至于今。則否苞苴不入。雖親故滿
門。音問絕矣。暮夜纔通。雖羈孤伏野。除目登矣。

予欲改二字手內無錢莫做官。

人與禽獸相異幾希其饕餮同其傾軋同其懶
惰同其淫狎同其附和而不特立同祇緣胎孕
之初父精母血皆六畜所化就况交感之際五
體俱橫卽欲與禽獸異不能也惟嗜飲好外二
事乃禽獸所絕無者而嗜肉好肉之人遂群起
議之矣。

客有謂予不善作詞曲者因以小圃爲題戲擬

黃鶯兒一調○春色爛衙門爲迷花幾斷魂天
堯隔水多嬌態薰風似溫鳥聲似吞林鳥慣見
蓬霜髮羨閒身懷人無語清興寄芳尊

漢史出司馬遷范擘手筆唐史出歐陽修手筆
聲價自貴我昭代多才人而不令備史館之
職千載而下必有追惜之者

宋人稱檳榔有四德醉則能醒醒則能醉饑則
能飽飽則能饑吾戲錫以名曰鄉愿菓

弁州續集較正集更覺自然無斧鑿痕而訛傳
出山人曹子念代筆可笑也元美命世才千秋
大業豈甘假手崔季珪乎曹果抱才如是顧不
自己立名而爲他人捉刀牀頭不若是之誦且
愚也此必曹氏喬謊侈其先人而耳食者惑之
耳曹自稱元美甥而元美文集云友人曹昌先
其人曾謁先君其著作予嘗見之。

余初縮牧綬未三月章縫數十人請以邑前餘

地建立生祠、余正色呵曰、某何事得罪地方、而以不肖軌跡相蒙、非所望于二三子也、旣而見他邑生祠、有塵覆其面者、有火灼其楹者、有詩詈其像者、有刀斬其頭者、未必此令之果愆而恩不掩怨、求榮反辱、宜然哉、天啓末年、逆璫魏忠賢生祠巋然遍于京省、不及一見而敗拙、過玉振劉瑾遠矣、後之君子無端而忠賢、其令謂之不祥、吾舊有生祠、口號三首、恐傷時、不災木

今有毒闢當之、附好事者一笑、循良直待去思
遲。廡貌忙營、未去時寶篋若同周八百。兩峯飛
去讓生祠。後賢追請白蘇癡。湖澗堪爲畏壘基。
香火苦無下注處。石梁跨水架生祠。虞蔡尸祝
不如茲。募簿沿門獵醜施。可怪古人多闕事。召
公尚少一生祠。又一首已忘之矣。末句云救荒
奇策鬻生祠。

孫權奉書曹操尊之爲帝、而自稱臣、操大驚曰、

是兒欲置吾爐火上耶。此有鑒于王莽也。莽之
篡數千萬。稱功誦德之人。速之莽之戮。亦數千
萬。稱功誦德之人。陷之也。卽謂崔呈秀諸鄙夫
害死魏忠賢亦可。

身世如逆旅。旅未有不逆者。而望其順。骨肉爲
冤親。親未有不冤者。而求其睦。祇自苦耳。人生
本來根器原自懸絕。有享科名爲人所羨。而自
彼言之。祇受業報者。有處約素爲人所輕。而自

微言之寔受福報者。譬知州官郎署得之曰隆。別駕得之曰陞。當遡其資格所從來也。

王文成破寧藩歸勒石紀功。在匡廬山太子讀書臺。蓋正德庚辰歲也。末云嘉靖。我邦國明年辛巳。世廟龍飛。改元嘉靖。人謂文成挾異術。精于數學。而然予謂安知其非偶耶。嘉靖殷邦書記之矣。假令萬曆庚申歲。而握管者曰天啓。其衷亦將歸諸讖耶。前知耶。然天啓年號古蜀。

曾經用之。偏安短祚僅二載。宰相須用讀書人。
此言不謬。

近代輔臣無愆得謗者莫寃于王經石公其子
衡本真才也而儀郎高桂彈之直至覆試而始
白。後中式辛丑科第二人。廷試亦居第二。其女
曇陽本真仙也而浮議蜩起以汙之。至登白簡。
昔賢謂佛仙不產于微賤。必生國王大臣之家。
恐受人凌慢。觀世人毀曇陽子而此說又不驗。

矣

爲園近市則日暮有滌穢桶聲五鼓有殺猪聲
天明有荷担鬻物聲有冠蓋傳呼聲有兒啼嫗
哭聲皆不雅馴惟婚姻鼓吹聲差足娛耳而輓
歌聲又令人悽慘不樂若市居吳城則又添一
機杼聲必不得已合此八聲雜以雞犬聲嘈嘈
嚶嚶聽者莫辨其庶幾乎稍能辨則不堪矣聖
人所謂耳順此亦順乎否

人雖善別能別此蠅之異于彼蠅耶。螻蟻亦然大而鶯鶯則微有別矣。又大而犬馬則綽有別矣。仙佛視人猶人視蟻蠅也。孰從而區別之。不第此也。宰官視輿皂而貌雷同頗難識認。僅可于肥瘦長短老幼間別之。數日不見恍恍乎不復記憶矣。

世間真正節義因貧賤而湮滅人皆知之。自富貴家飾爲節義。巧文人袞袞者不可勝數。而真

正節義反疑其飾也此亦十之一耳然文章中
虛實較然難掩慧心人自覺之

賜煖耳者謂風氣寒甚卽百官侍朝時亦許戴
煖耳非未賜之前在外併不敢戴也古人賜劍
履上殿所重在上。殿二字亦卽賜煖耳之義不
然士民未嘗蒙賜而先緝紳擁貂不悖且僭乎
昧此者謂之太甚除目有正推陪推以俟上
之自擇示不敢專也萬曆間但欽點陪推而

舉朝狂闕。出言悖亂。無人臣禮。幸至尊優容。不然殆矣。昧此者謂之太橫。

漢高帝中流矢疾篤。自安于命。不使良醫治病。且嫚罵之。何其達也。賜金五十斤。不太奢乎。終喜其病可治一語也。此與賞家令事同人情好。諛卽豪傑不免哉。

釋門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果爾則忠烈死者。反不若偷生者乎。予謂此大雄氏慈悲好生意。

蓋權教也。

鍾伯敬先生擬曹操讓黃祖殺稱衡書可稱文家能品。予戲擬黃祖答曹操書其畧曰：丈夫處世，非乘雲而龍驤，卽鑿坯而蠖屈，譬之于馬，遇伯樂而跳梁如故，豈堪鞭策。蓋車之下，寧復有騏驥哉。衡有逼人之氣，無踰人之才，與孔融同一流人物，足下以鼓吏辱之，士可殺，不可辱。可辱卽非士矣。孤故殺之，以全其節，亦猶足下殺

沈氏日目

卷二

三九 初集

孔融之見耳、然足下借他詞以剪所忌、不如孤直截痛快、甘冒殺士之惡名也、嘗試較之、衡慢罵以自速戾、死無所恨、融實不反、而闔門收繫、覆盆之寃、十倍于衡、倘羣臣中有真懷反念者、足下將按以何律、若謂衡小有才、不足忌、不足殺、此自奸雄隱衷、故智、當今負罪而隸于司寇者、豈人人負盛名、與孔禰相頡頏、而足忌、足殺者哉、足下料孤必能容之、而汲引至前、智乎不

智乎料衡必不少貶料孤必不能相容而忍于
相送送之日卽殺之日矣其心事有不可對人
言者無怪人言嘖嘖有假手于孤之說也且足
下非但辱衡已也阮瑀屈列琴工劉禎減死輸
作皆優伶畜之僅保首領所差可處在亦能受
文人之辱耳孤私揣之足下所忌者在智士不
在文人以故陳琳辱及祖父而不加誅恩寵彌
篤楊脩慣露機警無辜受戮雖其所自取而僕

伎甚矣、若衡者不文不智、徒以一片傲骨、骯髒
霸王之前、不爲足下所忌、而爲足下所愚、若果
爲足下所忌、不用之、卽殺之、斷不以真正英豪
委棄于孤側也、衡爲人不諳時勢、概用猖狂、欲
以輕人而反爲人所輕、倘其持論嚴整、物望翕
歸、衡之爲衡、未可知也、足下何仇于融、何惜于
衡哉、計自今以是非付之論定、殺衡一事、孤獨
任其愆、未敢以分謗望足下、爲盛德累也、足下

其再思之、

才者衆所忌也。才士者衆所欲甘心焉者也。人而憐才。豈不犯衆怒哉。殺生人與放生人。勢不兩立。然殺生者多。放生者少。忌才者多。憐才者少。則勝負之數。有所歸矣。

泰山無字碑說者云。秦所以疑萬世也。後世師其智。移而之冢。此說迂甚。按史記始皇酷好立石紀功。以故鄒嶧山。梁父山之罌山。碣石門皆

有刻文而泰山但立石獨無刻文者。此乃其封禪處。非紀功處也。天高難近。岱宗最高。于此設祭。與神靈便于上通。張晏說可證也。若欲以此愚黔首而疑後世。始皇不愚至是。

世間能醫之士。負時名者。無不懽與文人才士遊者。至文人才士有疾。夫豈惟不計利。卽竭盡心力。勿恤也。此其所以通于醫也。慧也。此世間瑞氣也。

登岱有蘇頌書頌在摩崖銘之旁何物林焯以
四大字奪之真千古罪人也此無可救藥者予
杭西湖亦有殺風景事二端淨慈寺山門外大
樹四株其根盤錯屈曲如蜿蜒龍蛇狀爲孫中
貴所填塞不令人見今亦無人知者靈隱寺冷
泉亭溪石縱橫轉折如流觴曲水狀頗有畫意
亦爲孫中貴所填塞似閘似壩好事君子肯去
其填塞之物則三十餘年晦氣一朝清明此猶

沙上 卷二
四二
可救藥者也。孫中貴點綴湖山頗有微勞。然遇士大夫勸脩勸造則堅執不從。不脫涓瑄習氣。此二事舉動蓋孺子養大鳥之喻也。

愛人者各以自已所得力處教人。予避地白門歲一歸掃墓。知交諄諄勸勉勿讀書勿作詩文。夫林下老翁舍此何以遣日。然予不以爲異者。知其愛我也。彼自已所得力處在是也。

詩人如袁石公鍾伯敬。雖脫楚氣而自以爲是。

力詆前輩、亦其鄙陋處也。迺鍾起袁後、又微刺袁、益可笑矣。詩古文之脈、至今日不絕如綫、又復彼此傾軋、必至舉世華曠而後已。倡議攻濟南者、爲公安、而反噬公安者、爲竟陵。螳螂捕蟬之喻、若爲此輩發、迺辭壇中之黃雀、豈少哉。黃雀所遺之矢、螻蟻負戴去者、又不少也。

野史多誕、而祝允明所紀、尤其不經。如所載吳城老父、每剔耳耳中得物甚多、云五穀、金銀、猶

可云羅綺絹帛之類皆出焉則誕甚矣。封門一媪亦然尤可笑也。此翁善書而貪。鄉人妄譴之。遂認爲真。而附諸志怪之列。至于慣識于忠肅公。則列子所謂秦人逢氏子。得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者。顛倒錯亂。自共症候使然。不足怪也。

淮南憚汲黯。遼人憚司馬光。猶然藉人主之明與信耳。不然宮之竒固在也。而璧乘貽矣。伍子

胥固在也而美女獻矣夫寧惟是孔子大聖不能沮女樂之不歸其高于宮之奇伍子胥處在不諫而徑去耳若非孔子則腐儒持論又道不能格君心之非矣

黃大年先生有言貧士資館穀者脩儀薄則難處脩儀厚則易處蓋主人雖欲輕其師而不能自輕其延師之費重則俱重故不受慢不受侮大年又爲予言名士終于不發以處館壞心術

富主相得
此類其厚
易長者便
少許則也

損陰德悞人家子弟故予無是也若溪沈千秋亦作是說不謀而合後兩君俱成進士予有說焉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教弟子時預卜其將來矣人家脩儀朝廷俸祿皆非悠悠忽忽漫不事事可銷受者也世之君子弗迂視予言也黃大年先生有言太史公纂述賈誼之文則誼文卽遷文矣此說極是譬諸曲焉出自綠珠之口卽爲石家腔出自莫愁之吻卽爲盧家調而

曲有二乎才子之筆氣佳人之肉音變化不一也

山水之名勝每因詩文賦記傳播人間予有妙喻山水猶舉子焉才人高士猶主司焉僻遠之山水有終身不得見主司一面者密邇之山水有終年自獻而主司不屑收爲桃李者遇合有數顯晦有時至于吾杭西湖猶如名士慣考高等而未中者何也赤壁有賦西湖獨無坡僊豈

棄之耶

漢興之初君負臣漢亡之際臣負君夫安知莽卓操三賊非信越布三勲之輪轉乎

宰官中以畫名者圍屏冊葉但書號不書名雖非真筆然取以充數備員不得不與庸劣畫工一體陳列君子慎術以此逃名亦以此也

種花者灌溉同雨露風日亦同然路旁之花不如僻遠之地茂且滋者豈盡由成賊之故緣看

傳

自道書人

世宗

海城縣道

美

花人眼光注射有所以鑠其神也。花亦躡衛玠之病，最畏人看也。花急得人照之，注點皆注於花。江陰謬宮論昌期與張祭酒袞同邑張世宗朝人物也。篤行君子邑中議進鄉賢而謬時爲孝廉以張公立朝。正當大禮大獄未嘗有疏持之。竟不知張公原有疏在實錄中。特文集失載耳。張之曾孫孝廉諱紹祖者與謬友善。謬必不肯假借。一日謬與張孝廉同在友人家觀術者。

召仙箕上判云、袞之孫謝君教誨、謬慚聳默禱、
則云、老夫過多、望君寬宥、謬又以已之生平默
禱、則云君才高天下、節義自負、當爲一代偉人、
謬又以已之末路默禱、則云功名壽考、惟德享
之、謬君竟遭魏璫之禍、寃死、狂鬼神不惟前
知、且寓規瑣焉、此張孝廉親對予言者、後輩好
輕侮先進、覩此自當汗顏、

弁州山人續集載潘司空治河得遺骸一副、額

頽似馬首其肢節爲民間攫去因神其事以爲龍骨而進諸朝貯內帑焉予以臆斷之必非龍也龍則飛天變化縱死亦沉于海委于山耳殆鯁鱗蛇鰻之類歟况龍乃君象以龍骨獻殊非高呼之體不敬甚矣。此世宗朝事也免于遶問者天幸哉

宰相子勿令判鼓此宋人防壅蔽意也假令蔡京居相子攸判鼓未必不開告訐之門以逐其

父然此豈可以爲常乎、

郭景純事元帝、凡三上疏、一因刑獄之濫、一因
日有黑氣、一因帝留妖人任谷在官、疏皆情辭
剴切、蓋直臣也、博學高才、詞賦爲中興之冠、所
著有洞林注釋、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蓋詞臣
也、耳食者、但列諸方伎之流、悲夫、若狙商羊、萍
食諸異、則仲尼大聖當冠方伎久矣、

松之枯也、自下而上、梅之稿也、自上而下、人身

之毛在上部者從根長。在下部者從末長。人足之行。男子踰域則右足先舉。女子踰域則左足先舉。俱可默自驗也。

講章時。祇可經世乎。論畧策料。可用兵乎。予芻見文士當削去。初場但觀其謀議。武夫當削去。末場但程其騎射。如是庶所舉者畧堪用乎。

人心信鬼而疑人。故星命家每托諸異夢之默。啟異人之陰。授以神其說。人心趨炎而任耳故。

以術糊口者每借重宰官詩文爲標榜非得已也若真正嚴君平管輅則不必矣

予未至金陵時莫不侈言其勝因儼居焉蓋借六朝二字爲影射欺以其方也及至所見殊不然因思釋道家所言異境竒域黃金爲室白玉爲階沉香丹砂等充溢之類皆屬虛幻不過引誘人修福耳如小孩子不肯讀書便說讀書有許多好處至于寂寞寒窓之苦落第淹滯之苦

宦途隱忍之苦置不言矣

士大夫生漢唐宋時如生國王大臣之家不覺
氣揚生魏晉五代時如生娼優隸卒之家不覺
氣短。陶潛阮籍輩。赧此而自放于酒。蓋隱情也。
論世者不可不知

古人以布衣而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不
易哀詞勤請僅乃得郡外補耳以故歐陽永叔
蘇氏兄弟每每與難退之感出處行藏至今日

而掃地極矣。可羞可涕，可鞭可殺，不止于長太息也。

米南宮袍笏拜石，呼之爲丈，頗有晉人風味。下壺禮法之士，性面嚴冷，則又當于宋人中求之矣。此皆雞羣野鶴，特立而不隨世轉者也。

紀載家一切神奇之事，必歸諸武侯。一切趣事，必歸諸坡老。其詞溢而失實，未可盡信。列女傳載蔡琰詩云：爲董卓驅入胡地。夫文姬流落失

此等事

所乃伯喈遇害後事伯喈在卓方禮之安得有
此况卓生平祇此憐才寸懿可因弒逆大愚僞
沒之乎范曄不察採入本傳由此推之正史尚
誣何況裨編雜說可輕信耶

江水用礬澄之方可飲然頗發脹蓋毒虫所吐
納有怪異藏伏而人不知者蘇子瞻久飲江水
歸蜀而覺井水腥澁其所飲者蓋清遠峽與羅
浮楊子幾派未必江水之盡甘也而以爲南江

賢于北江夫豈其然

子瞻自言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蓋子瞻原非凡品其來爲戒和尚其去爲奎宿故羅漢特現神異在他人卽敬信奉之未必有此光景也

沈氏日旦初集卷二畢